

龔定盦全



上海新文化書社

龔定盦全集 下冊

仁和龔自珍撰人誤

文五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卷我聖朝受天大命

聖家法

相詒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斬毋赦以

之用心持識

皇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卽義炎項譽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

始優容不報

蟻之忠逞墮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

始優容不報

揆疏不止自櫻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懲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弈清請代父往

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旨令列名大

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揆遭遇君父如我聖

祖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聖祖諭曰王揆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

王弈清代父謹戍伊等旣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効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

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

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

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且字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

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抱螻蟻之忠逞墮穴之窺自心孝始克贊夫

最烈與鴻祚也。惟是夷攷揆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勸勤之際。與 高宗六十年時。時賢以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俛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 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書蘇軾題臨皋亭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龔鞏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矣。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現。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皋亭帖後。

上清真人碑書後

余平生不喜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瓊文淵義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喜之。以其有飄飄放曠之樂。遠師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並論。而並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錄房中家。唐世武墨楊玉環。皆爲女道士。而至眞公主奉張眞人爲尊師。一代妃主。凡爲女道士。可考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考者。雜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元機李冶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窗露閣事竊窺。李商隱

又有絳節飄搖空國來一首。尤爲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真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箭侍附記。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記實有闕文。又有倒文。與石刻不符。前年於王侍郎紹蘭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絕異。可見文寶只解鈔史記。非解造秦刻。作僞亦須學問耳。

洪稚存詩曰。若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中添伐。豈料未及五十年。人間又少十九字邪。可爲浩歎。自珍贅記。

跋北齊蘭陵王碑

此碑未見諸家箸錄。卽趙氏金石錄。於北齊搜采略備。亦未及之。臧錢唐何夢華家。庚辰孟冬。舉以相贈。隸法蒼鬱。怒過類蔡。中郎夏承碑。又類趙罔令碑。百金之字寶之。定盦道人跋。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懾然。聰明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恣。此其第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第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鑒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教增重者。然此其第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文賸義。以詒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第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爲今者之闢佛。於是并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誣自謗。此其第五重心。見儒之魁頽而尊嚴者。則憚而訕之。曰。我之始大

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說又歧異。所遇強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沒其迹矣。此其第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呶。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踝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丐夫之僵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道。遁之何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第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

跋破戒草

余自庚辰之秋。戒得詩。於發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地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一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錄者。尙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微公塔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微公。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龔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跋少作一卷。

龔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三卷。曰餘集者又三卷。既竣。於敗篋中。見所刪棄者。倍所存者。觸之。嶢嶢憶之。纏綿因又淘揀其稍稍可者。付小胥附餘集之尾。以少作之。居太半於是也。統題曰少作。合一十八篇。別

爲卷。癸未仲夏朔自珍識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 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羨其遇。瞻瞻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聖聖然邁邁然。朱文正詩。儼可以巖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青。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隲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曰。龔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嶠之山。東歸蠶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嶠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絜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其闕一二名。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蠲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訖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摭拾與可。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氏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凡穆王篇事。抱

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應一篇。附卷尾。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魏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幹本。明吳氏琯本。何氏鏜本。邵氏夔古本。汪氏明際本。吳山華陰雨道藏本。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魏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不逮草木。不孕金玉。郊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得儒耳。剽目誦。不如郊子驚而削之。使夫靈迹愒悅。夷于稗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子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吳之興臺。尙不如尉繚

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直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疏。

開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疑。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驗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考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胸臆而呆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于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改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于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砭也。凡子錄緯三家。用闕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傳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閱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踴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鏗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鑒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覲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囊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第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入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聲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躅。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窾。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爲句百二十有四。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謠如識。如頌如諷。如蘇如庾。雖瑣屑有足憲者。梁千文學。儻皆習之。此作恐遂無嗣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鑠祖考蒼昊配崇。盥氛掃。

寇討莠除凶。旌旗藏怒。祝禱歸衷。菟苗獮狩。三鑿十攻。飲至妥侑。延進馨臠。泰元后嫗。標燎熏穹。瓊瑤瑤珮。紀烈采風。狄韞滇葵。閼燧消烽。館函潮澗。填礪冰冲。韭稻葵。菽艱沃劬。豐兕觥介壽。旨畜禦窮。搜山掘穴。軫懷抱病。伏苓枸杞。昌歎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芷芎。徵材數藥。博嘶牢籠。竺佛誕降。僧剎棟隆。宏誓脫度。浩劫乍逢。槌槌雷吼。梵唄潮雄。琉璃現界。茵苔呈峯。拯蘇焚溺。警喝傷。逸聾閨闈。稟哲斧翟。祁僮鶴鸞。嵌飾鳩鵲。鑲銅連紋。濯影鉛粉。浣紅鏡。簌眉桂圓。鷓鴣寒蓉。啼妝斂妒。冶夢憐憫。頽鬟暈枕。搗管汗彤。娉婷綵綵。姪姪玲瓏。葳蕤芳澤。雪艷嬌融。梅蜚竹亞。窈窕遂穩。愁眉睞睞。姑邁姬穠。春臺霽敞。行閣響虬。祥禊社禊。應龍鴻巫芭。選隊干戟。假童離襪。疫癘祈昇。蝗蝻咸秩。郊祇嚳圭臚。旅磔攘婆娑。胎蠶脯滑。已祓辛祈。謀弓雩舞。耦禱蚩尤。蜡餞貓虎。札瘥天昏。砭裘瘰癧。漕粟牽船。征商權鹽。緡泉貸逋。關津弛罟。幼狎囊鞬。薏肆豆俎。饋鈴寢弢。颺笏笏。識緯衆錄。置冊襲奔。一變膺寄。六藉司詒。彝鼎卣珩。璜璫瑤璆。蠶篆蝌籀。剗摹拓補。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尙浸淫。醢謁肺腑。鑿拊門智。馮陵醜虜。謀祕算殫。財贏勇賈。鬼閭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翻反奪汝。牟擊歇近。麗技危許。飯輶牟尼。蹈轍鄒魯。殲殄謗譌。總輯肱臂。揮波灑澗。贈申慰甫。鴛鴦載梁。鳧鷖嬰渚。陔邱懲佚。衰回饌譜。原隰駟駛。蘋蘩筐筥。麟趾憂厥。物庫溢渚。眷錫曼曼。耆耄純嘏。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原作詩誤禮。願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即存。此身滅即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執視如無覩邪。抑違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揚傑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

寫副墨一通人間遂有第三本

最錄李白集

裴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時常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贊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端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篤明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在公彭春護軍統領修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修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騰牌爲主領藤牌兵者漢蠻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逐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陸辭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
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
中實地中虛假使一作不。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况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
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
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
武力何以勝也。公駐蹕門距廣州城遠。夷勸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勸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
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
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
杜之。此一旁義。宜勸限使夷人徙蹕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為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
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
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赴蹕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
臣劉陶舊議論以相餽。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
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即第二。禹箕子言如此曰。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逆難者曰。不用呢羽
鐘表燕窩玻璃。稅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
未必不豐。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爲
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勸之也。
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鯨鯢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况路路

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陳之原野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豔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况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使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附來札

定齋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輾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輿中紬繹大作。雖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闢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附申菲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一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畀公。陸辭曰。諭曰。朕召女出。非徒畀女布政使也。姑去。

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爲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淀。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陸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後進者。鏘洋澁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歛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餞。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晝之長。羸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二

公有懋德。以遂于襄。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蘊其外。正視繩行。無間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顧顯。其行簡簡。其聲無聲。其言明且清。其辭飽衍。衍以無失。必能糾其吏隱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僊。進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宰。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嗇取豐予。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醴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鼎鞏祚曰。今天下大執。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肯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爲慍。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三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鎬方。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邁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邁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曰。私爲每國一作國私。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輩祚之言曰。梁公其有懷乎。溽暑永晝。駢駢駢駢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銜鼓夕沉。吏士就閒。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烟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款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薜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強飲食矣。羣祚無清風之辭。其害巨。慰公矣。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敝敝周乎國門。又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洋。目迷澌。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颶浪訇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堽。心已定矣。

臆已合矣。稿乎其如息。僇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敬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言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者難。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呷予。予請復往。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太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倅然愉謾。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貽然以權。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己。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曉曉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瘵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上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送徐鐵孫叙

龔自珍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無詩也。磽确陜隘無詩也。適市者其聲。翼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閭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俛中原。逶迤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瀉之。乃卒恣意橫溢。以達乎嶺外。大解際。

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所屈。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盡此矣。詩有肖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產有稟是者乎哉。自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洙若。周秦間數子之縝若。崱若。而莽蕩而噲咻若。歛之。惟恐其抵。揪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則夫遼之長白。興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頷。肅拜植立。橋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吳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滸。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徐鐵孫者。家遼東。先世扈王師入關。爲正黃旗漢軍人。康熙中。徙廣東。隸廣東將軍。爲廣州駐防人。金戈鐵馬。其世胄也。而徐君用經術起家。登甲科。爲劇邑令。以詩睥睨東南。友其人者。淳悶如適遼。雄奇如適嶺海。本末具如吾言。東南知徐君者。本末畢如吾言。乃書是言以弁君之詩之耑。抑又有異者。自珍生北方。一窺臨榆。未得溯山川所原本。年四紀。居江介。不樂愁思。益思游以振奮之。忽然丐徐君磨墨爲薦士書。貨匪屢將粵行。且曰。自粵歸。則閉戶不復游。徐君諾。侈矣哉。天下山川首尾。徐君旣扼之。怒未已。其又將扼子之游事之首尾乎哉。

縱難送曹生

天下范金搏垠。削楮揉革。造木几。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爲之且左右顧視。踈踈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頽然退飛也夫。智者聞之。則曰。此豪傑也。胡以言之。古未曾有范金者。亦無搏垠者。亦無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傑也。或古有其法。中絕數千歲。忽然有之。其天下豪傑也。今夫士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而讀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求其法。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而爲之。其志力之橫以孤也。有以異於曩之縱以孤者乎。雖然。夫士也。聞之。